

回忆杀

我的保姆奶奶

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。父母都是老师，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各自吃住在学校，每天从早自习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。母亲一个人没法照顾小孩，所以，我们兄妹俩出生后，都请了保姆帮忙。大哥1岁的时候，被送到姥姥家寄养；我周岁后，父母便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位保姆，全托在她家，前后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。

保姆当时50多岁，我叫她奶奶。奶奶有一个儿子，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我叫他伯伯。父母选定他家，也是看中他家没有孩子，可以专心带我。

奶奶是一位小脚老太太。她的房间用花纸糊了顶棚和墙围，院子里种了一棵桃树。她每天忙来忙去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不记得吃过院里的桃子，只记得春天满院粉嫩的桃花，和糊在炕边上的花纸一样，好看极了。

奶奶是一位爱干净的人。每天她都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，在脑后挽成一个纂儿，用黑色的网罩住。她把掉下来的头发

缠成一个团收起来，等换东西的来了，就可以换些针线之类的小物件。她出门穿的衣服洗后要浆，还要捶，捶得挺括舒展，看着就利利索索的。我特别喜欢那个捶衣服的棒槌，当然，我调皮的时候，也会被奶奶拿着棒槌追。但是她小脚跑不快，我从来没有被追上过。

奶奶的针线活很好，经常有人找她要绣花样子，或者找她帮忙做小孩的虎头鞋、虎头枕。她会吧零碎的花布攒起来，拼接成一个小褥子或者小书包，我的衣服鞋袜也是奶奶给做的。记得有一年，奶奶给我做了一个红缎面的斗篷，四周镶了一圈白色兔毛，我披上斗篷着实好看，出门就会被大家围着夸赞。

但奶奶经常骂人，常骂一个老头儿“老不死的”。

奶奶骂的那个人其实是她老伴儿。他不跟他一起住，也不让我喊他爷爷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年轻时，有钱人经常娶姨太太。奶奶受不了爷爷在外面娶了外室，就

带着儿子出来自立门户了。虽然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，却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看来，奶奶是一个非常骨气的人。

奶奶除了骂那个老头儿，对别人都很好。有一年，村里来了许多讨饭的，说是河南遭了水灾。奶奶一边感叹，一边把锅里所剩不多的干粮拿出来给他们吃。

我在奶奶家的时候，是1970年前后，谁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。拿奶奶家来说，白面馒头和面条只给下地干活的伯伯吃，奶奶和大娘只能吃粗粮。菜也没什么可吃的，我只记得每顿饭都用辣椒面做的糊糊当咸菜。当然，我自带粮票，可以和伯伯一起吃细粮。

我在奶奶家住着，三个大人围着我一个人转，和现在的独生子女享受一样的待遇。后来，要上学了，母亲才把我接到身边。但每到周末或是暑假，我都要到奶奶家去住几天。有时，在母亲这儿受了委屈，我也会嚷着要“回家”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认为保姆奶奶家才是我的家。

奶奶一如既往地疼我，虽然没了保姆费，依然给我做棉衣、棉鞋，一直做到我上初中，开始嫌弃棉鞋丑，奶奶才不做了。每年地里的花生、玉米下来后，奶奶也会第一时间让伯伯送过来给我尝鲜。

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我的亲奶奶。参加工作后，我时常买了东西回去看望奶奶。她的身体很好，直到70多岁，还能上房扫雪。

奶奶不服老，但终究还是老了。有一次不小心，她从房上摔了下来，就再没醒过来。

奶奶走了，似乎把我的童年也带走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会时常想起她。但我却发现，我不知道她姓什么、叫什么、出生在哪儿。

她们那辈的女人，好多都没有自己的姓名。如果可以，我很想回到过去，问一声：“奶奶，我叫曦曦，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吗？”

□晨曦

人生智慧

珍惜生命

变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命过程，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年轻到老的过程，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身体的各个系统会逐渐衰退，这可能导致身体机能下降、容易患病、记忆力减退等现象。然而，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变老就是一件坏事。

相反，变老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。老年人往往具有更深刻的人生见解和更强的应对能力，这使得他们能够为社会和家庭提供宝贵的指导和支持。

此外，变老也可以带来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感。随着岁月流逝，人们可能会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，对物质和外来的追求逐渐减少，更加关注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。

在面对变老时，老年人应该以一种积极态度来对待，可以通过保持健康生活方式，如均衡饮食、适量运动和积极心态等，来延缓变老的进程。

总之，变老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它既有积极的一面，也有挑战的一面。老年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变老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，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生命的多样性。 □王振策



《观影》

□郑双宝

同一屋檐

相伴养老

前一阵子，母亲受邀去表姨家住几天，原本说好顶多一个星期就回来，结果一住就是半个月。

表姨今年89岁，已经丧偶十几年了。她的几个儿女平日里都忙于生意，只是偶尔来看看她，所以表姨就觉得格外孤独。母亲今年86岁，父亲去世两年了，母亲一直独居。母亲去了表姨家以后，两人就在一起用家乡话唠嗑，旁人一句也听不懂，她却却很享受。

“你姨要我以后长住她家，不回来了。她不要我生活费……我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自己也有退休金，怎么还能啃你的老！传出去多丢人。”母亲对我说。

母亲不肯再去，表姨一个又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母亲有些动摇，但又有一些担忧。表姨是多年的“糖友”，可是一点都管不住嘴。榴莲一回吃一个，冰淇淋、绿豆糕吃起来毫无顾忌。母亲很担心和她住一起，某天她并发症突然发作，因心梗、脑梗“走”了，自己担不起责任。另外，有一天晚上，母亲已经睡下，中途醒了去上厕所，发现表姨坐在厨房打瞌睡。锅里煮着面条，水早就烧干了，发出刺鼻的焦糊味。若不是母亲及时关掉天然气，恐怕就得发生火灾。

母亲犹豫不决，表姨一再邀请，我让母亲干脆对表姨实话实说。表姨知道了母亲的顾虑，作了保证，以后一定不吃高糖食品，晚上也不吃宵夜。表姨的二女儿还送来了一个干粉灭火器，并在厨房安装了烟雾报警器。最后还代表子女承诺，如果她妈妈发生意外，绝不会追究我母亲的责任。

母亲不好意思再拒绝，只得收拾行李搬去住了。表姨的几个儿女都很支持，有母亲作伴，表姨也有个照应。因为之前他们劝表姨控糖，说破嘴都没有用，母亲一说，表姨就乖乖地听了。

母亲去表姨那儿，其实我们也乐意，两个老人一起说说话，都不孤单。而且两个人一起生活，还可以节省生活成本，可谓双赢。希望老姐俩能多相伴几年，走好人生最后一程。 □天潼

祖孙之间

善意与敌意

我每天送小孙子去幼儿园的路上，都能碰到一些鸽子。它们悠闲漫步，一步一点头，十分可爱。

小孙子非常喜欢鸽子，每次遇到，老远就放慢脚步。快到近前的时候，他会蹲下来，更加缓慢地移动。刚开始，鸽子只是停下脚步，看着小孙子，观察他的动向。当小孙子继续向前，距离鸽子不足一米时，鸽子

立即“呼啦啦”地飞走了。小孙子委屈地说：“我只想摸一下，怎么就飞走了？”我笑着对小孙子说：“你虽然是善意的，但鸽子不知道啊，它觉得有危险就飞走啦。”

生活就是这样，当触碰了人家的安全红线，在弄不清楚你的意图时，善意有时也会被误解成恶意，怀有敌意也就在所难免了。 □赵盛基

父亲母亲

愿做家务的父亲

父亲已经70多岁了，虽历经沧桑，但身体还算硬朗。虽简单过日，但心情乐观豁达，这始终是父亲的特点。

年轻时，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瓦匠，以前手艺人很吃香。我们家上辈人很多是做手艺的，那时企业很少，农村里像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，基本上做瓦匠、木匠、油漆匠较多。学门手艺有饭吃，能养家糊口，还容易娶媳妇，这就是我父亲那代人的想法。

时光荏苒，父亲也到了迟暮之年，干瓦匠需要爬上爬下，加上父亲体态较胖，慢慢就退休了。前几年，父亲托人找了份园林养护的工作，他又成了闲不住的人。

这几年，父亲迷上了做家务。父亲说：“早些年，我是赚钱能手，你母亲是料理

家务的行家，把你们兄妹俩照顾得很好，家务也是做得秩序井然。可现在却倒过来了，你母亲除了有退休金，还在厂里上班，我却很悠闲。那么家务活我就要多做做，这样会减轻她的劳动强度。”就这样，一向有点大男子主义的父亲，成了母亲的贤内助。

每次我们回家，吃完饭后，父亲总是抢着收拾碗筷，然后再亮出他的拿手家务活——洗碗。我们家人口不多，碗筷也没多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三两下就把碗筷洗好了，可父亲却悠悠地先把还没吃完的菜放进厨房，用抹布擦净餐桌，再把碗筷收拾好，放进水槽里，倒上洗洁精。母亲说，这些年，父亲变得很勤快，家务活基本上都是他承揽，扫地、拖地，尤其是洗碗，

更是要洗好多次，每个碗、每双筷子都洗得特别干净。

说话时，已经洗了半个小时碗的父亲从厨房走出来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你妈在厂里上班累，不能让她再做家务活了。”我听着父亲的一些话，想父亲当年也是瓦匠大师傅，吃四方饭，见多识广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却放下了师傅架子，真为他不可思议的转变而高兴。

父母结婚四十多年，从未过吵架，父亲身上确实有很多优点，“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”，这句老话用在父亲身上正好。而想想我，除了有点文化，会写写文章，其实很多事都不会。看来，要想有所作为，放下架子，脚踏实地做事才是关键，这样以后才会更有出息。 □叶远钦